



圖1 宋刊金剛經塔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抄經建塔·聚字成圖

院藏經塔與排字畫

吳誦芬



諸多佛教典籍均宣稱，造塔、抄經可以得到極大的功德與福報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不少以小字抄經構成佛塔形狀的經塔作品。本文旨在介紹院藏經塔，以及院藏其他以文字排列成圖繪等，以書法為質，圖像其形的畫作。

俗話說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在諸多佛教典籍中，均宣稱書寫佛經，以及建造佛塔可以獲得極大的功德福報。本院藏有一批分別以楷、隸小字抄寫經文排列成佛塔形狀的經塔作品（圖一），時代自宋（九六〇～一二七九）至清（一六四四～一九一一），塔形建築樣貌形式各異，抄寫經文種類不一，圖文的佈局

模式也有相當多樣的變化。這批聚字成塔，被認為可以祈福的書法抄經之作，佔了院藏排字成圖文物的最大多數；其餘，則多是以經文排列宗教人物樣貌，和以「壽」字排成花卉、人物等圖樣的賀壽之作。

文獻記載中的經塔作品

諸多佛教經典均宣稱造塔抄經功德無量，雖然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

的敦煌文物中，即可見到類似經塔雛型的作品；但最早結合抄經、造塔兩項行為，用小字抄經排成佛塔形狀，以為經塔的文獻記載，則見於北宋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成書的《宣和書譜》卷六，政和二年（一一一一）僧人法暉獻給宋徽宗（一一〇八～一一三五）（圖二）的《細書經塔》，全文如下：



圖2 宋代帝半身像 冊 宋徽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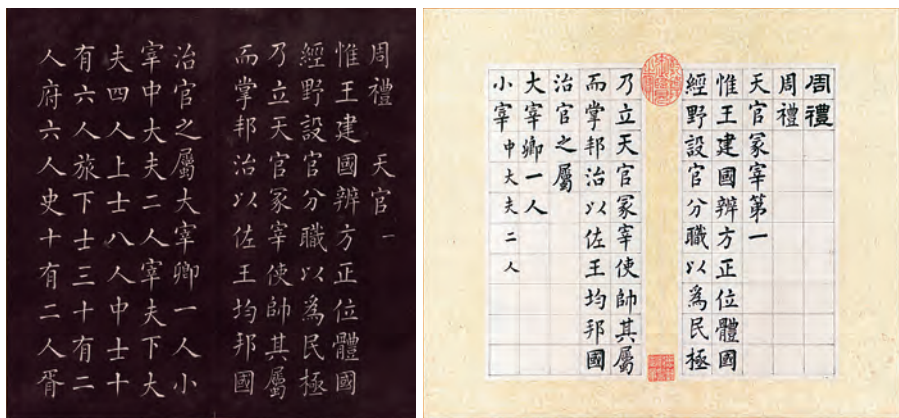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左：《周禮》 清乾隆58年國子監拓蔣衡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右：《周禮》 清雍正4年至乾隆2年蔣衡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麼微小的丁點光明之地，平心靜氣的凝神抄寫，並且還要注意字體排佈，以成塔型，對於書寫者的耐心、眼力和穩定性都是相當的試煉與考驗。相

較於清代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）所刻《乾隆石經》的書寫者，江蘇金壇人蔣衡（一六七二—一七四三）費時十二年所抄寫的十三經（圖三）共

計六十多萬字，法暉所寫的字數大約是蔣衡的一半，但是蔣衡所寫的是普通介於小楷到中楷之間的字體，尚且用去了一紀光陰，那麼法暉所寫半粒芝麻大小的細字塔狀佛經三十餘萬言，所花時間恐怕也不在蔣衡的一半之下。

院藏經塔選介

由於書寫經塔是利用中國字單體成型的特性，將每個字體都視為排列成圖的零件單位，因此字體的結字形狀、筆畫粗細，以及尺寸大小整齊一致相當重要。務使全部細小的字體聚在一起，讓小小的字體發揮團結效果，成為整座塔的圖形，這在原本就要求潛心守靜，並且要求字跡工整，誠意恭敬的抄經功夫來說，原本就不難達成，也因此成就了諸多虔誠信眾發心發願抄繪而成的美麗經塔。

現在院藏的經塔共有十餘件，均為以楷、隸小字抄寫而成。時代自宋至清，經塔形式各異，抄寫經文種類不一，圖文的佈局模式也有相當多樣的變化。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，

釋法暉，政和二年天寧節，以細書經塔來上效封人，祝萬歲壽。作正書如半芝麻粒，寫佛書十部：曰妙法蓮華經、曰楞嚴經、曰維摩經、曰圓覺經、曰金剛經、曰普賢行法經、曰大悲經、曰佛頂尊勝經、曰延壽經、曰仁王護國經、自塔頂起以至跌座，層級鱗鱗，不差毫末。更為出香器置其中間，而經字僅足開卷。暉飛照映眼睫，恍然如鸞羅。蕭臺突兀碧落，孕育氣象亦奇觀也。說者謂作此字時，取窈密室，正當下筆處容光一點，明而不

曜。故至細可書，復有瞭然，眸子方辦茲事。然其字累數百萬，不容脫落而始終如一，亦誠其心則有是耶！今御府所藏正書一。（註一）
按《宋史》，《徽宗本紀》：「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）冬十月丁酉天寧節，群臣及遠使初上壽於垂拱殿。」同書《禮志》則載：「徽宗以十月十日為天寧節，定上壽儀。」這件細書經塔，是僧人法暉送給宋徽宗的三十一歲生日禮物，以半粒芝麻大的毫芒細書抄寫十部佛書，排列成佛塔形狀。其中字多者，如：超過九

萬字的《仁王護國經》、八萬餘字的《妙法蓮華經》、七萬餘字的《楞嚴經》；字數中等者，如：《大悲經》四萬餘字、《維摩經》約三萬字、《圓覺經》約萬餘字；另外字數較少者如：七千多字的《普賢行法經》，六千多字的《金剛經》和《佛頂尊勝經》，以及《延壽經》二千多字。粗估共計三十多萬字。
據說要寫出這種細微小字的辦法，必須要在暗不透光密室當中，鑿一孔竅，只在下筆之處透進光線一點，使得書寫者的眼睛習慣只看見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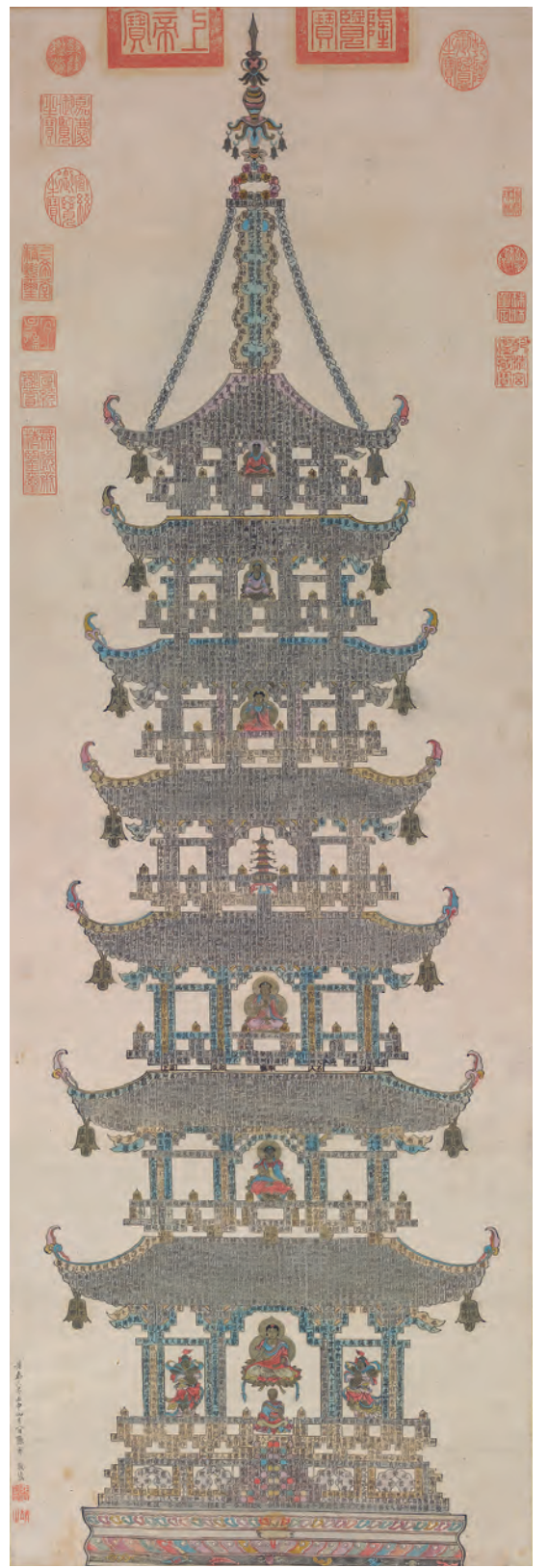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宋刊金剛經塔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明人 書法華經塔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品》，據說多寶佛誓願說法華處，筆塔必湧現。當多寶佛塔湧現住於空中時，釋迦牟尼在十方世界的一切分身諸佛，均會齊集釋迦牟尼佛前，供養多寶如來塔。畫中寶塔各層簷角，皆有佛乘化雲而至，即是以此說為根據所繪。且因法華經文始於文殊菩薩之證答，終於普賢菩薩之勸發，故而有文殊與普賢分騎獅、象，化雲而出，護持於第一層塔龕左右的設計排佈。

本次展於二〇四陳列室的傳《宋刊金剛經塔》軸，為一版印加彩的宋體字金剛經塔。全塔以版畫模式，刊印樓閣式八角寶塔七層，全塔將禪宗重要經典《金剛經》以橫平豎直，橫細豎粗，起落筆有稜有角，字形方正，筆畫硬挺的黑色宋體字繞塔編排，塔身每層繪諸佛菩薩、寶塔、羅漢及天王護法像，塔基並繪寶珠、方勝、玉罄、犀角、古錢、珊瑚、銀錠、如意等八種吉祥物裝飾。刊印完成後，在字劃不清處再以墨筆添補，並以筆填入紅、黃、藍、紫、灰等色，更為此經塔增添了世俗的富麗色彩。本幅見於清宮《秘殿珠林續編》著錄，左下角有款「景泰三年（一四五二）

壬申四月八日張寧敬裝。」並有「張寧」、「靖之」二鈐印。根據《明史》列傳，張寧，字靖之，海鹽（今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）人，景泰五年（一四五四）進士。授禮科給事中，為官以敢言，善章奏著稱，有「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」之名，此幅經塔或為其布衣未顯時所裝。

相對於以上兩件排成漢式寶塔的作品，另幅清胡高望《書佛說大吉祥經塔》軸則為墨底泥金繪藏式覆鉢佛塔，佛祖居中端坐，四周以持物象徵風、調、雨、順的天王脅侍。塔基繪



圖4 清 胡高望 書佛說大吉祥經塔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千百年來早已深深融入華人世界的各種生活習慣中。因為信眾虔信，不計工本製作而成的宗教典籍，往往繪飾精麗，美不勝收。院藏經塔當中，寫本墨書有之，朱書（中或有刺血為之者不確）、墨底金書亦所常見，另外還有版印本傳世。佛塔形狀除一件清

胡高望《書佛說大吉祥經塔》軸（圖四）採藏式覆鉢佛塔形式以外，其餘均為樓閣式寶塔，大多七層。共計金剛經（八件）、法華經（五件）、阿彌陀經、佛說大吉祥經、楞嚴經、金光明經各一。其中全文五千多字的金剛經所佔比例過半，是經塔文字畫最

常使用的文本。字數最多的是將法華二十八品六萬餘字悉數寫入塔中的元人《書全部法華經塔》軸。

以明人《書法華經塔》軸為例（圖五），本幅無界欄，全以楷書妙法蓮華經文字構成塔形。此經塔的構圖意匠出於法華第十一品《見寶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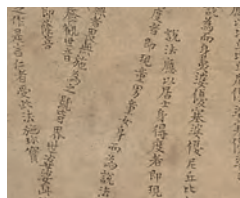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清 徐揚 壽字觀音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有皇帝親筆御書者，也有以御書經塔所製作的墨搨或朱搨御書經塔，並且大量收貯於宮中，似乎是預備用作賞賜。其中乾清宮所貯〈聖祖仁皇帝宸翰目錄〉中，收有十數筆清聖祖康熙

皇帝（一六五四～一七二二）所親自書寫的御筆經塔，其中藥師經塔二件，金剛經塔一件，心經塔十五件。根據乾隆皇帝的題跋註解，康熙皇帝自康熙四十二年（一七〇三）起，一



有雙獅、八寶與纏枝花葉紋。經文以顏體小楷書，自塔頂漸次而下抄寫。與其它盤腸式的回文塔不同，每行經文皆以線切斷，不預留行文出口。因為在字間加註了「合」、「引」等

小字，表示要發梵語語音之合音與長音，故推測此件經塔可能是為書寫懸壁，以為誦讀參拜之用而作。作者胡高望（一七三〇～一七九八），字希呂，號豫堂，浙江仁和人，乾隆



圖6 明人 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二十六年（一七六一）榜眼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，諡文恪。

除此以外，在清宮收藏佛道書畫目錄性質的《秘殿珠林》中，也記載著其他為數可觀的經塔資料。內容

直到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的二十年之間，每遇朔望、萬壽節和浴佛日皆書心經，因而「大內寶藏甚多，按日編次殆無間缺。有因偶爾違和，異日補書者，亦有先期預書者。」但《秘殿珠林》記載中的經塔款識資料，則顯示了有書寫心經習慣的康熙皇帝，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佛祖生日浴佛節，和三月十八自己生日（萬壽節）所書寫的心經，都常以較為特別的經塔形式為之。可見經塔似乎清宮中，也延續了宋代常和生日有關的傳統。

其他排字畫作選介

其他類似經塔這種以小單位部件構組的例子還有很多，例如文字學上，北宋中期道肯承繼夢瑛所作的金剛經三十二體篆的「蝌蚪篆」、「鸞鳳書」和「龜書」，即是運用小單位的蝌蚪、鸞鳳、烏龜等簡略圖像排成篆字的案列。

繪畫中，也常有將字體串連成畫，遠看猶如白描線畫，細看方知線條均為字體串連而成畫的案列。例如



清 夏宗輅 畫壽字花卉冊頁 月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清 夏宗輅 畫壽字花卉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人〈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像〉（圖六），畫送子觀音雙手分別拿楊柳，捧水碗，懷抱持如意孩童的樣貌。雖然觀音及孩童面目、手脚均以淡墨細筆勾勒，但觀音衣紋則是由觀音左臂靠近孩童頭部開始，字字連續秀整的以楷書抄錄教導求子心切的婦女禮拜

供養觀世音菩薩，便能生下福德智慧的男子，或是面貌端莊女子的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經文近兩千字。另一件觀音菩薩頭戴花冠，手持念珠，坐蓮臺上的清徐揚《壽字觀音》（圖七），則是無論衣紋、面目全以壽字組成。畫家以各個大小、濃

淡、字型結體不同的「壽」字為點，串連成線，並在完成壽字「線稿」後，淡彩施染，營造出一種端麗的裝飾性質。其中觀音所持念珠和蓮臺上的蓮子顆粒，都刻意以和其他部分楷書不同的圓形篆體「壽」字為之，為畫面增添了變化與趣味。畫家徐揚（一七二二—一七八八？），字雲亭，江蘇吳縣人。工畫人物、界畫、花鳥、草蟲，山水用筆挺秀，畫梅亦蒼雅。乾隆十六年（一七五二）皇帝首次南巡之時，以監生身分進獻圖冊，縮身內廷供職，官至刑部山西司主事。其著名作品尚有描寫蘇州繁盛的〈盛世滋生圖〉，以及記述乾隆歷巡江南場景的〈乾隆南巡圖〉。

推測此類以「壽」字串連而成的作品，是為人上壽祝賀祈福而作。

類似的還有清夏宗輅〈畫壽字花卉冊頁〉（圖八）全冊共畫十二幅，以折枝四時花卉為主題，每幅花卉姿態妖嬈，各富其趣，看似以白描法畫成，但細看則會明白所有的線條、塊面均以極小的壽字排成，誠可謂是別出心裁之作。這些作品雖不以線條描寫花

卉的各種姿態，卻不妨礙表現枝葉的生長走勢和向背陰陽等細節。

小結

排字畫，其實是在由點而線，由線而面的幾何基礎上，發展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。由現存作品看來，排字畫似乎常與生日賀壽，或是祈願祝福有關；雖然作品多半出自素人之手，藝術價值未必十分高超，但是卻屬於傳統藝術當中，較具趣味的類型，也許未來可以發展相關的文創商品，為想要抄經的宗教信眾，或是有意為親友祈福祝壽的現代廣大群眾們，提供更多的選擇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註釋

1. 《宣和書譜》，卷六，頁二二—二三。

參考資料

1. 葛婉章，〈妙法蓮華經插畫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一四二期，一九九五，頁四四—五九。
2. 葛婉章，〈妙法蓮華經圖錄〉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九五。
3. 陽寶頤，〈熔寫經、佛繪及造塔於一爐——塔形經探討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一三七三期，二〇一四，頁七四—八五。